

薪火赓续

循先辈征途 传不朽精神

——观《开学第一课》有感

■刘嘉妮

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,以“我们的长征路”为主题的《开学第一课》如期开播,为新学期拉开了厚重而热烈的序幕。浸润初心的红色课堂,穿越百年风云,再现长征峥嵘,让我读懂了跨越时空、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。

站在新时代的潮头回望,那段山河动荡、浴血前行的岁月依旧熠熠生辉。节目沉浸式的实景讲述、情景再现,带给我身临其境的震撼。我仿佛伫立赤水河畔,见证红军出奇制胜的军事智慧;来到泸定桥边,动容于战士们抛头颅、洒热血的一往无前;踏上雪山草地,体悟红军将士的乐观与无畏。一堂课,道尽长征漫漫征途,也让万千少年心怀敬畏、思绪万千。

遵义会议后,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,渡过赤水集结于古蔺,之后出其不意,再度折返遵义。红军四渡赤水,迂回作战,数次打乱敌军部署,使得蒋介石的重兵屡屡扑空。

当时,不少人对这一战术心生疑虑,认为这样辗转迂回是在无谓消耗人力物力,但毛泽东同志立足战场实际、不拘泥固有战法,以灵活战术破解绝境困局。为了实现战略目标,红军甚至“有时向东,有时向西,有时走大路,有时走小路,有时走老路,有时走新路”。

真正的实力,会让对手由衷叹服。滇军曾评价红军战术是“曲线运动,难以捉摸”。国民党官兵也无奈感慨:“共军拐个弯,我们跑断腿。”乱世浮沉之中,先辈以实事求是、因地制宜的智慧,探寻革命前路,引领红军踏平坎坷,走完万里长征路,也为新中国的诞生筑牢了根基,更为新时代的我们指引了前行方向。

回望惨烈悲壮的湘江战役,“断肠明志”的陈树湘,始终恪守“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”的铮铮誓言,身陷绝境而不改本心。他带领队伍数次冲破敌人的包围圈,不幸被俘后,毅然绞断肠子、壮烈殉国,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赤诚忠心。

翻越雪山之时,战士刘志海冻僵在冰雪之下。牺牲之际,他的一只手高高举起,紧紧握拳,掌心攥着一张党证与一枚银元,这是他留给组织的最后一笔党费。

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,夺走无数战士的生命。物资极度匮乏,20多名战士主动以身试毒,用血肉之躯甄别出20余种可食用野菜,为大队开辟生路。战事紧迫,战士们无暇为牺牲的战友立碑,便捡起烈士用过的拐棍插入泥土。一根根朴素的拐棍,化作指引革命前行的丰碑。

是什么支撑他们做出如此壮烈的抉择?是信仰。信仰是对革命理想的执着坚守,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诚热爱,是绝境之中不灭的希望,是乱世之中不屈的脊梁。

红色课堂落幕,我深知,“长征”从来不只是尘封的历史名词,从90年前红军两万五千里艰苦跋涉,到如今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奔赴苍穹,岁月更迭、山河换新,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长征精神,始终生生不息、历久弥新。

身为新时代少年,我们当以先辈为灯、以精神为炬,把长征精神化作脚下的力量;遇到难题不绕道,遭遇挫折不退缩,身处低谷不认输。

昔日先辈以身赴山河,今朝吾辈以志续长征。长征的火炬已经传递到我们手中,路在脚下,梦在前方,我辈少年必将踔厉奋发,不负韶华!

生活随想

长夜里的星光

■韩芝莲

从急诊室出来,护士推着爱人转入监护室。我被医生叫到谈话间,在一页页手术告知书上签名、按指印。良久,我费力地从长凳上站起身,迟疑着走到屋外。

已是子夜时分,医院过道两侧东一处、西一铺睡满了人。一块红字时间牌悬在廊道半空,一抹微弱红光,隐约照着席地而眠的人们。他们和我一样,都是陪护家属,在门外铺一块地垫,将就着熬过漫漫长夜。

我三步并作两步穿过长长的廊道,再次来到监护室门外。我透过门上巴掌大的玻璃窗向里望,室内灯光很暗,一张张病床旁,只有监护仪发着幽微的蓝光。爱人躺在离门最近的病床上,头朝里,好像已经睡着。我不说话,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,久久不愿离开,最后索性在门外坐了下来。

夜,深得可怕,四面八方仿佛有重物不断朝我碾压过来。我张着嘴,不住地用手上下划拉着胸口,大口喘息。周遭的一切好像都静止了,心底却似有千军万马在奔腾。时间牌上一点半、两点,数字不停跳动,叩击着我,刺痛了我。我捂着脸,想让自己睡一会儿,可大脑里却像有翻涌的海,一刻也停不下来。

犹记得五月的夜晚,忙乱声、雨声、痛苦的呻吟,全都交织在爱人发病的那一刻。我如同迷途之人,行走在暗夜的沼泽,只能凭直觉寻找星光的方向。一步一步,辗转从诊所到医院,从县级医院、市级医院,再奔赴省级医院,提着的心不敢有丝毫松懈,跟着医护人员去急诊,陪爱人做各项检查。两腿发软迈不开步子,我就双手撑在腰上勉强借力挪动。那一刻,我知道自己不能停步,不能害怕,更不能倒下。直到医生一纸“多发动脉瘤,蛛网膜下腔出血,天亮手术”的诊断摆在我面前,我支撑不住,眼前一黑,倒在了地上。

是啊,生命本就是时间与时间的碰撞,世事总是猝不及防。望着医院冷硬惨白的灯光,望着幽深寂静的走廊尽头,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,一个人默默走到楼梯的悬窗旁。

今夜,城市依旧繁华,灯光与星光交相辉映。马路上车流奔涌,路边,白日喧闹的大型超市此刻归于沉寂。夜阑人静,月华流转。抬眼望去,一轮圆月冲破云层,露出明净的面庞。沉沉黑夜中,它是那么温和、明亮、娴静、美好。我仰望着月亮,仿佛看到逝去的父亲在云端俯视着我,千言万语,都化作心底的回响:孩子,不要怕,一定会没事的!你千万不能倒下!就在那一刻,我默念出一句话:生命是不断闯关的过程,只要足够勇敢,一切都会柳暗花明。

或许正是这份感念与感召,给予我勇气,让我在手术告知书上签下名字,直面爱人将近七个小时的开颅手术。

我说,这就是爱的山河,它赋予我们的,不只是一幕幕情感图景,更是刻在生命底色里的坚定与刚强。黑夜过后就是黎明,熬过长夜终会迎来日出。

时光烙印

一段旧情 半生牵挂

■梁发占

9月7日,我通过百度搜索,查到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派出所的联系电话。怀着激动的心情,我拨通电话,希望借助户籍信息,寻找一位阔别半个世纪的故人。接电话的是一位女警官,她态度热情温和,询问我需要什么帮助。我简单说明了情况,女警官耐心解释:“仅凭电话,我们无法核实您的身份。如果您不清楚对方的家庭住址,也不了解其工作单位变动等情况,能否查到这个人很难说,请您谅解!”简短一通电话后,失望与失落涌上我的心头。我暗自感慨,倘若此事不能如愿,便会成为我此生最大的遗憾。

事情要从20世纪60年代末说起。那时我在北京卫戍区服役,部队营房设在海淀区清河镇。1970年3月,我被团里抽调到丰台区长辛店师部,奉命制作毛主席诗词镜框。工作间隙,我常去营房外面的百货商场购置日用品。去得多了,一位年轻的女营业员就主动搭话:“同志,以前没见过你,怎么最近总见你来买东西?”一番交谈,我得知她叫赵连荣,21岁,刚从北京商业干校毕业,分配到这里工作。就这样,我们相识了。

那个年代物资匮乏,自行车、缝纫机、火柴等很多生活用品都很难买到。我托赵连荣大姐帮忙,为老家购置火柴、火石,再让来队探亲的家属捎回去。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,赵大姐从不推托,总是有求

必应,想方设法帮我办妥。

更让我久久铭记的,是临退伍回乡时的一件往事。我准备回乡结婚,想买一床被面。当时买一床被面需要四张工业券,我们军人每一季度才领到一张,攒够四张要整整一年。我在柜台前徘徊,面露难色。赵大姐看出我的心思,问我是不是想买被面。我如实相告,说工业券不够。她毫不犹豫地说:“你稍等,我去给你拿。”说完她便跑回宿舍,取来工业券,还宽慰我:“以后有困难尽管开口。”她看见我身上已经没有领章帽徽,问道:“真的要退伍了?”我点头,说:“是真的。”临别之时,她叮嘱我:“到家可给我来个信啊!”

这句话,终究没有兑现。退伍回乡后,我工作迟迟没有着落,心情低落沮丧,觉得处境窘迫,便羞于同她联系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我们彻底断了音讯。现在回想起来,心中满是愧疚。

人至暮年,怀旧念旧之情愈加浓烈,赵连荣大姐始终是我心头一份难以割舍的牵挂,她在我脑海里时常浮现:齐耳短发,面容和善,说话温柔,待人热情,脸上总带着笑意。算来她已是年近八旬的人了,如今定是儿孙满堂、生活幸福。

我期盼这篇文章能够刊发,但愿赵大姐能够看到。借此遥送一份祝福,也让我了却埋藏心底多年的心愿,不给余生留下遗憾。